

國學小叢書

韓詩臆說

程學恂著

1955年印行

著作者 程學恂
主編者 王雲五

國 學
小叢書 韓詩臆說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再版

(84070.1) 本書減去舊價二分。

國學小叢書韓詩臆說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程 學

主編人兼
發行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上海河南路

版權必究

(本書校對者周藍侯)

一三九三上

韓公詩繼李杜而興雄直之氣
誠詭之趣自足鼎峙天壤模範百
世不能病其以文為詩而指偏勝
獨出之光價也宋賢效韓以歐陽
永叔王逢原為最善永叔變其形
貌為得其魂逢原合其糟粕為得
其魄大抵取徑師古殆不出此二者
矣伯威所詣近頗務欵氣歲味疑
與韓不甚近乃觀其所為韓詩凡
說二卷授微窺奧類多創獲大者
既不清本原所在即訓詁偶及大辨
心聖妄為言酒喚起催歸非鳥名六
犁述有當人心之一也所謂好學深思

心知其意者與癸酉伏日散原老人



韓詩臆說

卷一

出門

此等詩卽見公安身立命處。

謝自然詩

韓集中惟此及豐陵行等篇。皆涉敍論直致。乃有韻之文也。可置不讀。

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二語。說理極高妙。然是文體。非詩體也。
篇末直與原道中一樣說話。在詩體中爲落言詮矣。

華山女

此便勝謝自然篇。其中諷刺都在隱約。

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二語。乃石徂徠蘇滄浪詩法之鼻祖。結處不闢仙教之失。而云登仙之難。正是妙於諷興處。

馬厭穀

集中如此等詩。皆直氣徑達。無半點掩飾。非以孟子自任者。不能爲之。非真信得韓子是孟子者。亦不能讀之。

孟生詩

一起乃生闢乾坤語。看他贊東野詩如此。可知李習之語非侈也。

李習之嘗以書薦東野。有

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二者將有一於郊。他日爲執事惜之。

此薦孟生於張建封也。然及建封處。只末段數語。仍是歸重孟生。古人立言之體。嚴重如此。若出後人手。訛詞滿紙矣。

利劍

此及忽忽等篇。古琴古味古調。上凌楚騷。直接三百篇也。

重雲一首李觀疾贈之

此與苦寒歌苦寒詩並讀。

答孟郊

纔春思已亂。始秋悲又攬。二語寫盡東野致功之苦。凡公贊東野處皆到至處。眞實不虛。是真巨眼。是真相知。

古風

此等詩直與三百篇一氣。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

起興最妙。此並是公應酬之作。所以可存者中無膚濫語耳。

此日不足惜一首贈張籍

慨然以起。與醉贈張祕書同。

及城一本作及牆。牆門牆也。後魏立學於四門。至隋改隸國子。及牆者如今入監肄業。同在國學。

門牆之中也。公亦嘗爲四門博士。

孔邱歿已遠。數語着眼。可知文昌爲學根柢。非第以詩律微婉。爲世稱道也。中間愈瑣愈妙。正得杜法。

從喪朝至洛一段。敍次妙處。真得老杜北征彭衙遺意。

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鬪龍云云。百憂中有此古興。妙絕。

公云上與甫白感至誠。如南山詩乃變杜之體而與相抗者也。如此篇乃同杜之體而與相和者也。

離離

一起直詆得妙。

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是公之素願。後公爲御史。卽上天旱人饑疏。其志事已定於此。可知古人立言。皆發於中誠。非僅學爲口頭伎倆也。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

前賦擊毬極工盡致。後乃以正規之。此詩之諷與書之諫有不同處。

雉帶箭

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二句寫射之妙處。全在未射時。是能於空處得神。卽古今作詩文之妙。亦只在空處著筆。此可作口訣讀。

嗟哉董生行

此詩朱子取入小學。正可觀感以成美化。至董生之不終於隱。妄有功名之志。而且參規之言。各
有當。豈能逆計耶。

鳴雁

平韻柏梁體。入後仍轉平韻。唯公多有之。

駕驥

因言天外事二語。盡比興無端之妙。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

看來只淡淡寫相思之意。絕不著深切語。而骨肉係屬之深。已覺痛入心脾。
二詩剴切深厚。真得三百篇遺意。在唐詩中自是絕作。
當與公所作琴操同讀。

歸彭城

不到二雅不肯捐。似此真是矣。

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巘。此等看古人真處。

贈鄭兵曹

此亦無甚深意。隨時倡酬之作也。

暮行河隄上

此詩意興蕭騷。看似無味。而感最深。後來蘇子美集中多擬之。

薦士

詩云。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取鮑謝而遺淵明。亦偶卽大概言之。非

定論也。

受材實雄鷩。雄鷩二字。評東野奇確。

榮華肖天秀二語。逾奇逾確。至眸子看瞭眊。可以鎮浮躁。則不惟得貞曜品詣。並能寫出貞曜神骨。

贈侯喜

此詩本旨。在結句。而以上撫寫處。亦有意致。

山石

李杜登太山、夢天姥、望岱、西嶽等篇。皆渾言之。不盡遊山之趣也。故不可一例論。

子瞻遊山諸作。非不快妙。然與此比。便覺小耳。此惟子瞻自知之。

夜歌

止三十字耳。而抵得大雅一篇。此爲厚。此爲深矣。

須知所謂深厚者。亦非故爲昧晦。示人以不可測也。語語都在眼前。而非塞塞匪躬者。則不解所。

謂。

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妙在不明言。所憂何事。

苦寒

此當與東野寒地百姓吟並讀。然此才力尤加奇肆。結云。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厭。少陵自比稷契。亦正同此懷抱。

龍移

畢竟不知此詩是何意思。不必強作解事。

早春雪中聞鶯

公謂禮部所試詩賦。類俳優者之詞。誠然。然以爲可無學而能。則恐不足以服之。蓋其爲技雖淺鄙。而能以工巧合天然。公道雖高。才雖大。而用以刻楮承蜩。則遜之矣。如此詩拙劣。豈復成語。

同冠峽

公南遷詩。似無甚意義者。中極悲悄。須是反覆沈吟。乃見所感深也。

縣齋讀書

摹寫景物處。工妙不及柳州遠甚。而別有一種苦味可念。

送惠師

乃是不羈人。不羈二字。是一篇主腦。

惠之高處。是愛山水。故四明天台、禹穴、浙濤、廬岳、羅浮、以次追述。而終之以衡山、嵩、華也。

送靈師

此亦略同前篇。而本旨發明在前。

詩言飲酒盡百觴。分明不是守禪家戒律者。

湖遊泛漭沆。溪宴駐潺湲。此等句法。自韓孟發之。

前曰遺賢。後曰材調。皆不以僧目之也。

劉生

通首寫俠士性情。故棄家遠遊。傾心妖豔。取將相。酬恩讐。皆一類事也。惟其胸懷磊磊。有異凡庸。

則不失爲可取。而素行之不檢。不足以累之耳。再公詩多涉滑稽俳諧。非正言也。若作正言。則公豈亦曠於色者乎。阮亭持此以攻昌黎之短。謂不如文中子門下羅將相。勵業著一時。嘻何其淺耶。

縣齋有懷

尙奇偉足悲咤六字。乃一篇之骨。

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此等語不疑於侈。若老杜許身稷契亦然。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此等語不嫌於卑。若老杜殘杯冷炙亦然。

前云肯學樊遲稼。後云閒愛老農愚。語意似相矛盾何耶。曰。此正可見古人用心處。如陶靖節多田家之作。而朱文公謂是欲有爲而不得者也。靖節於先師憂道不憂貧之旨。亦每及之。是豈真心作田舍翁者。田舍乃其寓耳。故凡讀古人田舍詩者。皆當作如是觀。然則公此詩中所言。可並行而不悖也。

君子法天運

此與忽忽詩同感。

東方半明

此詩憂深思遠。比興超絕。真二雅也。

卽以格調論。亦曠絕古今。

射訓狐

矜凶。挾狡。聚鬼。徵妖。語皆獨造。不相沿襲。而無害爲無一字無來歷者。其義則本之古也。

誰謂停姦計尤劇數語。寫小人病國。真是非常警動。此陳戒之旨也。

李員外寄紙筆

此亦隨時應酬之作。

郴州祈雨

公於此等。實不能工。索性還他不工。正見高處。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此詩料峭悲涼。源出楚騷。入後換調。正所謂一唱三歎有遺音者矣。州家使家皆當時方言。

答張十一功曹

退之七律只十首。吾獨取此篇爲能真得杜意。

合江亭

諸本作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

窮秋感平分。新月憐半破。押韻處生拗有奇趣。遂開蘇黃次韻之派。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七古中此爲第一。後來惟蘇子瞻解得此詩。所以能作海市詩。

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曰若有應。則不必真有應也。我公至大至剛浩然之氣。忽於遊嬉中無心現露。

廟令老人識神意數語。純是諧謔得妙。云此最吉餘難同。吉猶靈驗也。猶左傳是何詳詳字。兼吉凶二條。

未云王侯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我公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節操。忽於嘻笑中無心現露。公志在傳道。上接孟子。卽原道及此詩可證也。文與詩義自各別。故公於原道原性諸作。皆正言之。以垂教也。而於詩中多諧言之。以寫情也。卽如此詩於陰雲暫開。則曰此獨非吾正直之所感乎。所感僅此。則平日之不能感者多矣。於廟祝妄禱。則曰我已無志。神安能福我乎。神且不能強我。則平日之不能轉移於人可明矣。然前則託之開雲。後則以謝廟祝。皆跌宕遊戲之詞。非正言也。假如作言志詩云。我之正直可感天地。世之勳名我所不屑。則膚闊而無味矣。讀韓詩與讀韓文迥別。試按之。然否。

岣嶁山

此與石鼓歌皆見好古之誠意耳。究之亦無甚緊要。

別盈上人

竟不似闢佛人語。此公之廣大也。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